

# 试论陆游的《入蜀记》

伍联群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 四川 达州 635000)

**摘要:**陆游的《入蜀记》叙其入蜀途中的地理风光、人文历史,在奇山丽水的游览之中,抒发对祖国山水的热爱之情,并借古讽今,抨击时政,充分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激情和主战精神,从而树立了南宋一代昂扬刚健的美学典范。

**关键词:**陆游;《入蜀记》;爱国激情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3-0131-06

宋代是庶族政治,其文化则是由唐的进士文化发展为士大夫文化。宋代帝王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做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选择,而且有意识地通过科举考试让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步入士大夫之列。《宋史·宰辅表》列宋宰相133名,科举出身者达123名,占92%。这种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一直延续到宋末,造成了与国运休戚相关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和他们所面临的积贫积弱的国势,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阶层与统治者趋于一致的立场及其日益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从政的主体精神。他们一般并不太多地介意于个人的荣辱得失,但却念念不忘理想抱负的追求。当宋室南渡,金兵入侵,国势岌岌可危之时,广大文士阶层外愤于金人的横行肆虐,内痛于秦桧的投降卖国,抗敌御侮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得以较长时间地灌注于自己的文章诗词之中,成为了压倒一切的时代主旋律。陆游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陆游以诗名于宋代,后人亦多以此评价他。至于他的文却不甚著,故较少有人论及。陆游自己也

曾对他的儿子子圉说:“剑南乃诗家事,不可施于文,故别名《渭南》。”[1](《渭南文集》原序)可见他于自己的文章亦不甚重视。不过这只是相对于诗来说的。其实陆游的散文“专尚风骨,雄浑沉着,自成一派”,在南宋是卓有成就的。其《入蜀记》就是其中优秀的游记文学。

陆游《入蜀记》,共六卷,是陆游蜀中生活的前奏<sup>①</sup>。陆游在四川共生活了九年。据他的儿子子虚的跋文记载,陆游“西溯棘道,乐其风土,有终焉之志”[2](277页),后虽离川,“然心固未尝一日忘蜀也。其形于歌诗,盖可考矣。是以题其平生所为诗卷曰《剑南诗稿》,以见其志焉”[2](278页)。可见陆游对其在四川生活的深情怀念。作为陆游入川第一步的《入蜀记》,生动地记述了自己沿长江入蜀的旅游生活及长江两岸的风光、古迹、风情、文化,抒写了自己在入川旅途中复杂而微妙的思想情感,字里行间传达出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的审美情绪。

陆游在赴蜀之前,就因“少年论兵实狂妄”[3](135页)受到谏官的劾奏:“言者论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3](135页)闲居在山

收稿日期:2003-12-10

作者简介:伍联群(1969—),女,四川达州人,达县师专中文系讲师,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进修学者,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阴(秦置,隋废入会稽县,唐复置,明清时与会稽并为浙江绍兴府治,民国废府,并山阴会稽为绍兴县)<sup>②</sup>家中。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南宋,满朝官员多文恬武嬉,苟且偷安,像陆游这样的慷慨悲歌之士,自然不会受到统治阶级中人的欢迎。乾道五年(1169)三月,王炎除四川宣抚使,召陆游入幕。十二月六日,朝廷以左奉议郎差陆游通判夔州(宋曰夔州云安郡,即今四川奉节县治)军州事,陆游以久病不堪远役,谋以明年初起行。他在得到王炎召请后所写的《谢王宣抚启》中说:“侵寻末路,邂逅赏音。……某敢不急装俟命,碎首为期。…尚力著于微劳,庶少伸于壮志。”[1]其中的欣喜之情,自不待言。理想的双翅,已准备好高翔了。陆游始终对社会现实抱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但其入蜀却并不仅仅如此。他在《将赴官夔府书怀》一诗中写道:“病夫喜山泽,抗志自年少。有时缘龟饥,妄出丐鹤料。亦尝厕朝绅,退儒每自笑;正如怯酒人,虽爱不敢醕。一从南昌免,五岁嗟不调。朝廷每哀矜,幕府误辟召;终然敛孤迹,万里游绝徼!”[2](116页)诗中自述远游苦衷,表述了此时的复杂心情:自己一介病夫,却要到如此僻远之地上任;忠而见谤,不为时知,其惆怅和悲酸溢于言表。他在《投梁参政》一诗中又写道:“浮生无根株,志士惜浪死。鸡鸣何预人,推枕中夕起。游也本无奇,腰折百僚底。流离鬓成丝,悲咤泪如洗。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远衡三伏热,前指九月水。回首长安城,未忍便万里。袖诗叩东府,得拜求望履。平生实易足,名幸污黄纸。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颇闻匈奴乱,天意殄蛇豕。何时嫖姚师,大刷渭桥耻。士奋各所长,儒生未宜鄙。覆毡草军书,不畏寒堕指。”[3](146页)悲吟之中,又起雄壮之音。反抗异族侵略的激昂战歌,并未因个人的得失而缄口不唱,故个人身世之悲与国家民族沦亡之痛紧密相联。值此民族危亡之际,儒家观念体系中那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精神,并未因投降派势力甚嚣尘上而偃旗息鼓,反而激发出更为强劲的情感洪流。虽然为了“斗米”,即为了全家人的生活,陆游不得不强支病骨,远走巴峡,实乃可悲可悯;但功挂青史,奋其所长,抵抗金兵南侵,保卫国家,却更是促使陆游入蜀的动因。赴官夔府,又是陆游一生事业的新起点。他的雄心壮志又一次有了施展的空间和机会,因而诗中充溢着力透纸背的、令人精神振奋、荡气回肠的豪迈奋发之气,他的心灵又

吹响了昂扬的号角。由此可见,陆游入蜀的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但也是令人可钦可佩的。在南宋时期,爱国者报国无门,心事无人理解,心理上负担着双重的重压。他们毕生追求的收复中原的理想始终无法实现,而真正阻挡他们光复失地的,却是来自朝廷内部投降派的阻挠破坏。抱负难以实现的痛苦,投降派的无情打击和迫害,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黑暗现实,沉重地压抑着一代民族精英的心灵。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消沉,更没有放弃抗敌的主张,而是将满腔抑塞磊落之气,发之为慷慨悲壮之词,呐喊出了那个黑暗年代的正义之歌。这些气壮山河的声音,如同漫漫长夜中的一支火炬,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成为那个时代的美的典范,代表了整个宋代文人在备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的酸甜苦辣之后,变得更为沉静和内倾,他们的热情也变得格外深沉了。这已不再是浅表层次的感情反弹,而成为了一种气质性的内在情感的变化。这正构成了陆游《入蜀记》中含蕴而又激情暗涌的基调。

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十八日,陆游自山阴启行,携家眷大小十口,过镇江,溯长江西上入蜀,至十月二十七日抵达夔州,途中历时近半年,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等省,行程数千里。陆游逐日记叙了他赴任途中的见闻,有对山川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的描绘,也有对前贤和今人有关诗文、名物、传闻的考订和评论,行文挥洒自如,语言平易自然,清新活泼,在朴实的叙述中流露出作者深致的情怀。

陆游一路行来,虽饱受旅途之苦,但诗人的一腔热情却未衰减。他游名山胜水,吊前人遗迹,说古论今,兴致昂然。“凡途中山川易险,风俗淳漓,及古今名胜战争之地,无不排日记录。”[3](150页)总观《入蜀记》,主要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其一,充实丰盈的内容。《入蜀记》的内容极其丰富,举凡爱国思想、政治见解、诗文考辨、风土人情、典章沿革等无不随时可见。《入蜀记》充满着爱国的激情,洋溢着抗战的决心。如七月五日、七日记:“过龙湾,浪涌如山,望石头山(今江苏江宁县西)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缭绕如垣墙。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变,必须固守石头,真控扼要地也。”“食已,同登石头,西望宣化渡及历阳诸山,真形胜之地。若异时定都建康,则石头仍为关要。或以为今都城徙而南,石头虽守无益,盖未之思也。”[1](《入蜀记》第二)作者在现实中无法付诸实行的抗

战的强烈愿望,在登临山水之间一一落到了实处。此时的作者与其说是一位浮想联翩的诗人,毋宁说更像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一股浓厚的爱国情感充盈在作者的心间。“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救河山”(《楼上醉书》),这种强烈的爱国思想在《入蜀记》的文字当中处处闪耀,表现得最为明确,也最为生动感人。

陆游还在反思前朝覆亡的历史教训中,表达了自己深刻的政治见解。如八月二十六日记里论及南唐君臣的昏惑而导致国家的灭亡时说:“…当皇朝之开宝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尔。熙载大臣,不以覆亡为惧,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政被华夷,固已可怪。又以穷佛旨、举遗文、及兴是碑为盛,夸诞妄谬,真可为后世发笑。然熙载死,李主犹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感如此,虽欲久存,得乎? ……”[1](《入蜀记》第四)陆游指出南唐君臣去国家危之时,不仅不思救国抗敌之策,反而大搞鼎新文物、遍穷如来妙旨的荒唐之举,真是昏溃到了极致。如此君臣,国家岂能不亡?而当今朝廷上下,亦只知妥协求和,苟且偷生,打击抗战派,而不知奋发图强,那么他们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对历史人物的抨击之中,表现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深沉感慨。因而认为统治者只有抛弃投降苟和的政策,坚持北伐抗战的主张,才可能实现国家的南北统一。不难看出,陆游《入蜀记》感古慨今,蕴藏着自已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抑郁苦闷,忠心报国反遭坎坷的愤怒不平,目睹国运不济个人却无力振起的沉重悲哀。

陆游《入蜀记》对前人的许多诗文作了辨驳正伪的考据工作,不乏精到独特之见。如六月十六日记:“过新丰,小憩。李太白诗云: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又唐人诗云:再入新丰市,犹闻旧酒香。皆谓此,非长安之新丰也。”[1](《入蜀记》第一)证实李白诗所谓新丰酒,是在丹阳镇江之间,不是长安的新丰,颇有见解。再如七月一日记里辨驳真州迎銮镇,乃徐温改名,而非周世宗时所改。六月二十六日记里考证甘露寺(今江苏丹徒县北固山)的狼石、多景楼皆非古迹;七月四日记里辨梅元臣题瓜步祠诗,误以魏太武帝为曹操,等等。至于诗文考辨,如七月十三日记里,辨李白集中《姑熟十咏》、《归来乎》、《笑矣乎》、《僧伽歌》、《怀素草书歌》,“太白旧集本无之,宋次道再编时,贪多务得之过也”[1](《入蜀记》第二)。其他搜寻金石、引据诗文,以参证地理,不可

殫数。

《入蜀记》中的这些考证,大都是陆游亲自考察探访所得,实事求是,不为猜测臆断之得,往往新见迭出。实际上代表了知性反省的宋人求理的思维方式,是宋代文艺美学思想中重考据、尚辨驳,以考证论是非曲直的审美鉴赏的体现,“非他家行记徒流连风景记载琐屑者”[3](150页)可相比拟。后来清代学者的考据之风,即由此开其先河。

《入蜀记》还有许多有关典章沿革的记载,尤具史料价值。如七月十二日记:“太平州,本金陵之当涂县,周世宗时,南唐元宗失淮南,侨置和州于此,谓之新和州,改为雄远军。国朝开宝八年,下江南,改为平南军,然独领当涂一邑而已。太平兴国二年,遂以为州,且割芜湖、繁昌来属,而治当涂,与兴国军同时建置,故分纪年以名之。”[1](《入蜀记》第二)

除以上内容之外,《入蜀记》里还有大量风土人情的描写。如第一卷所记:“八日,雨霁,极凉如深秋。…过合路,居人繁夥,卖鲊者尤众。道旁多军中牧马。运河水泛滥,高于近村地至数尺。两岸皆车出积水,妇人儿童竭作,亦或用牛。妇人足踏水车,手犹绩麻不置。”[1](《入蜀记》第一)农妇辛勤劳作的情景,如在目前。在七月十四日记里又写道:“溪中绝多鱼,时裂水面跃出,斜日映之,有如银刀。垂钓挽罟者弥望,以故价甚贱,僮使晷日皆饜饫。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鱼。及饮之,水味果甘,岂信以肥故多鱼耶?”[1](《入蜀记》第二)水甘鱼肥,令人顿起一种向往、喜悦之情。祖国物产如此丰饶,山水如此甜美,人民如此勤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热爱她呢?

《入蜀记》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感情强烈,具有高度的抒情性。无论是其写景抒情,还是议论、记叙,都流露出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入蜀记》中有许多描绘山水的文字,处处充满了对祖国秀美河山的热爱和歌颂。如八月一日记里写小孤山(今江西德安县北十里)的峭然秀丽:“自数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云霄,已非它山可拟,愈近逾秀,冬夏晴雨,姿态万变,信造化之尤物也。”[1](《入蜀记》第三)在十月八日记里写下牢关之景:“夹江千峰万嶂,有竞起者,有独拔者,有崩欲压者,有危欲坠者,有横裂者,有直圻者,有凸者,有窞者,有罅者,奇怪不可尽状。”[1](《入蜀记》第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祖国壮丽秀美的河山。在神奇的造物面前,作者无法抑制他的惊叹、欣喜之情,也无法找到更确

切、更美丽的言辞来描绘这人间胜境了。一种对祖国奇丽山河的热爱和赞美之情,已盈于简短的文字之间。在状山描水之时,诗文、传说也时时杂于描写自然景观的文字之中,行文简易闲澹,而有深远无穷之味。当审美的主体站在这山明水秀的画卷面前,能不激起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吗?在描写自然景观时贯注的主观感情,已不仅仅是一己的穷通了,而与国家的兴衰命运相连了。

山水之美,古来共谈。刘勰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钟嵘也说:“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宗炳认为山水之美足以“畅神”。陆游也正是借助江山美景,来抒其风骚之情的。南宋统治者屈辱投降的既定方针,给作为时代中流砥柱的爱国志士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创伤。这些理想抱负在政治领域受到阻碍不得施展的爱国者,在美学领域里却能气吐虹霓,建立了一代沉博绝丽、别开生面的美学风格和审美心理。陆游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以爱国思想为核心的审美精神。

清人叶燮强调诗文要展示“胸襟”。他在《原诗·内篇下》中说:“有是胸襟以为基,而后可以为诗文。不然,虽日诵万言,吟千首,浮响肤辞,不从中出,如剪彩之花,根蒂既无,生意自绝,何异乎凭虚而作室也。”士大夫文人把文学形式直接视为意识的外化,其创作实践既是本人政治主张和社会意识的鲜明体现,也是士大夫文人审美价值观念及其创作心理构成的有力促进。陆游正是怀抱着一颗火热、赤诚的报国之心,使他对祖国丰富壮美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悠久的人文地理环境有着无比的热爱,才使诗人在风高浪急、病骨难支的艰难困顿的旅途之中,在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之时,消解了他精神上的痛苦,也荡涤着精神上的负担。青山绿水作为使主体陶醉其中的审美观照的对象,冲淡了政治上的无情斗争给主体内心造成的伤痛。陆游让读者跟随着他的思想和足迹,在历史人文和奇山丽水之间飞驰,在诗情画意的自然美与人文历史的厚重美之间徜徉,在作者的感情激流中起伏迭宕。正是在这样一种丰饶的自然、人文环境中孕育出了诗人那一颗高尚、伟大的心灵。

《入蜀记》中议论、记叙的文字,也带有深沉激奋、悲慨苍凉的激情。如陆游对南唐李氏王朝的覆国记叙:“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献南征之策,或请诛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已。其

后若冰自陈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护送,煜虽愤切,终不敢违,厚遗而遣之。然若冰所凿石窍及石浮图,皆不毁,王师卒用以系浮梁,则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虽微若冰,有不亡者手!张文潜作《平江南议》,谓当缚若冰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诛之,以示天下,岂不伟哉。文潜此说,实天下正论也。”[1](《入蜀记》第二)在简洁的叙述中,我们实可触摸到作者内心喷涌的激昂感慨。李煜的懦弱无能,让作者为之扼腕;樊若冰的叛主卖国,让作者愤切痛恨,愿诛之以谢天下。反对投降,力主抗战的报国之心是如此激越地跳动着。对李煜、樊若冰的斥责,实际上也是对当时南宋统治集团投降派的谴责。

陆游在六月二十五日记里叙述了博州(今山东聊城市)人王秀的遭际:“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完颜亮寇边时,自河朔从义军,攻下大名,以待王师。既归朝,不见录,且自言孤远无路自通,覬觐不已。”[1](《入蜀记》第一)王秀从军抗击外族入侵,立下战功,却“不见录”于朝,以至穷困潦倒至今。作者用了“覬觐不已”四字,这四个字,貌似平淡,实则情味深重。有愤慨,有不幸,有深痛,有自伤,让人感觉格外的沉重,不由人不起一种对主战将士的同情悲悯之心。陆游“志在立功,而有才不遇,奄忽就衰,故思之而有愤也”[4](366页),因而对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人物,则表示了深挚的同情和崇高的敬意。时不我待,年华匆匆,却宿愿未了,人将何堪?陆游对王秀的叹息不也是对自己遭际的不平与叹息吗?一股苍凉的悲情漫溢在作者和读者的全部身心之中。

强烈的情感色彩在《入蜀记》中是随处可感的。正是有了这种深厚的感情,而后才可以为诗文。所以陆游说:“身外原无易,情中自有诗。”[4](345页)不然,诗文则如清人叶燮《原诗·内篇下》中说的“如剪彩之花,根蒂既无,生意自绝”,无异于是“凭虚而作室”。士大夫文人正是把诗文这种文学形式视为其情感、心理意识的直接外化和鲜明的体现,因而赋予了简单的话语符号以丰富深厚的意蕴,使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享受到作者所蕴藏在话语符号之下生动活泼的情感而倍感愉悦,从而达到一种极度的审美快感。陆游正是在壮美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悠久的人文历史之中熔铸了自己强烈的主观精神,才使我们在阅读他那些简短雅洁的文字之时,体味

到他报国之路的艰辛,体味到无情的政治斗争给他内心造成的伤痛,体味到他那徜徉于历史时空中的起伏迭宕的情感洪流,以及在丰饶的自然、人文土壤之中所孕育出来的一颗高尚、伟大的灵魂。

《入蜀记》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它雅洁的叙述文笔和日记体的自由灵活的结构形式。陆游的散文不以冗长详尽见长,而是有意弃绝风华艳丽,而以思虑深沉、简短警策著称,常常是几笔点染,就能鞭辟入里,写出神采,故前人评其文曰:“放翁文笔简健,有良史风,故为中兴大家。”[4](360页)《入蜀记》文笔清新自然,不事雕琢而崇尚真率,正体现出这种自然天成的文风。请看陆游在七月九日里记录的一件事:“晚,褚诚叔来。诚叔尝为福州闽清尉,获盗应格,当得京官,不忍以人死为己利,辞不就,至今在选调。又有它邑尉者,亦获盗,营赏甚力,卒得京官。将解去,入郡,过刑人处,辄掩目大呼,数日神志方定。后至他郡,见通衢有石幢,问此何为,从者曰法场也,亦大骇叫呼,几坠车。自至所至皆迂道以避刑人之地。人之不可有愧于心如此。”[1](《入蜀记》第二)短短百余字,便塑造出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对那位靠杀人而获利的京官的描写刻画,更具神采。文中有叙述,有对比,有细节描绘,有作者议论,但并不繁复枝蔓。虽未着意用力,却语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叹不能自己。再如七月二十二日记:“过大江,入丁家洲夹,复行大江。自离当涂,风日清美,波平如席,白云青嶂,相远映带,终日如行图画,殊忘道途之劳也。”[1](《入蜀记》第三)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风清日美的甜美之景,抒写了作者行程中轻松快乐的心情。终日如在图画般的美景中流连穿行,谁又能不忘怀一切烦恼忧愁呢?这段文字恰如作者脚下的那一片江水,自然流淌,不假雕饰,但却平中有奇,浅中有深,足可令人咀嚼。诚如萧士玮《南归日记》说:“陆放翁《入蜀记》随笔所到,如空中之雨,大小萧散,出于自然。”[3](150页)

陆游《入蜀记》采用了日记体的叙述结构,排日记叙自己的行程。这种体式,使文章自由灵活,张弛有度,收缩自如,既可充分表达丰富多彩的内容,又形散而神聚,如线贯珠,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入蜀记》的内容看似芜杂,包罗万象,其实这些如大珠小珠般的内容均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那就是作者内心深处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由于这一根

红线贯穿《入蜀记》的始终,把各种材料神奇地组合在一起,所以整个文章在自由挥洒、随意抒怀之时,总是能紧紧地被包含在文章的中心主题之中。由于采用了日记体的形式,因而作者的笔触可以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角度也因之自由变换,给人一种动感,使整个篇章呈现出起伏迭宕、情致难测的意绪。

《入蜀记》日记体的叙事结构,也突破了郦道元《水经注》单纯记载名山大川、考订风土习俗的地理著作的藩篱,把对自然山水名物的考证叙述与恢复中原的拳拳爱国之心紧密相联,使自然的地理名物、人文景观都渗透着作者强烈的现实情怀和主观感受。陆游的这种创作方式对后世也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尤其是明代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一书,更是秉承了陆游的这种创作体式的。

总之,陆游的《入蜀记》是作者怀着“手泉逆贼清旧京”[4](351页)的美好愿望,在“江山万里看无穷”的入蜀途中创作的日记体的记游之作。李慈铭说:“阅得黄山谷《宜州家乘》、范石湖《吴船录》、陆放翁《入蜀记》、元人郭天锡(昇)《客杭日记》共四种,皆前贤日记也。……范、陆二公所作,皆极经意。山水之外,多徵古迹;朝夕之事,兼及朝章。脍炙艺林,良非无故。”[3](150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游本工文,故于山水风土,叙述颇为雅洁。……非他家行记徒流连风景记载琐屑者比也。”[3](150页)“游以诗名一代,而文不甚著。集中诸作,篇幅颇狭。然元祐党家,世承文献,遣词命意,尚有北宋典型,故根柢不必其深厚,而修洁有余,波澜不必其壮阔,而尺寸不失。……较南渡末流,以鄙俚为真切,以庸沓为详尽者,有云泥之别矣。”[2](283页)这些评价正道出了《入蜀记》独异于他家的风格特征。同时,在《入蜀记》中也展现出陆游政治人生的一种诗性生存,那是诗人作为政治道德主体的生存,是以陆游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优秀的文人们的政治生存的基本维度,这种生存是群体性的,个体不会因为沉思个人的人生意义与价值而不把国家民族的命运挂怀于心。陆游正是在自身个性化的言说中切入社会,把世界的他性与寄居于这个世界中的个人的命运与曲折的人生叠印在一起,获得了在群体中属于诗人的那一独特的位置,也得到了自身存在本性的生存。

注释:

- ①陆游《入蜀记》之“蜀”包括今重庆市在内的四川辖地。  
②文中各地名均参阅藏励禾等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参考文献:

- [1] 陆游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2] 欧小牧. 陆游年谱[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于北山. 陆游年谱[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 郭豫衡.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M]. 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

## Attemppt at Lu You' s *Ru Shu Ji*

WU Lian-qun

(Chinese Department, Daxian Higher Normal School,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Abstract:** *Ru Shu Ji* by Lu You describes what the author sees on his way into Shu, expresses his love of the country and criticism of the current politics by allusions to historical events, and embodies his intense patriotic emotion and uncompromising attitude to invasion, which sets an aesthetic example of high-spirited vigorous style of the South Song.

**Key words:** Lu You; *Ru Shu Ji*; intense patriotic emotion

[责任编辑:唐 普]